

三
吳
水
利
論

伍餘福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吳中水利書（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三吳水利論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
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
書且同一版本借月本在先故
據以排印

三吳水利論題辭

吳水國也。軍國之需。仰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要。莫切於水利。寒泉君之八論。殆有見乎。吳之水利論述。詳於郡志。茲未暇悉。弘治八年。吳大水。國計告乏。工侍徐公貫。奉敕開濬白茅港。水始有歸。繼之者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大約二十年。港浦壅塞。水始淤積。汎濫。議者云。必開白茅港七鴉浦數支。而災至稍可免。然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正德初。郡守林公廷楫。具奏濬之。嘉靖初。巡撫李公充嗣。奉敕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時屆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時乎。在掌國計者之所當急講也。因梓伍君之論。附姚公之記。以見時政之急。嘉靖己酉歲小除夕。吳汝郡袁生駿題於嘯傲軒。

三吳水利論

一論五堰

明 伍餘福著

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自隋景福三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簞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尙在去溧陽八十里而宋進士單鶚亦嘗言之雖蘇軾尙有不能必行於仁宗之朝者其他可知也

二論九陽江

九陽江或以爲中江者非也或以爲東江者亦非也考唐仲初之賦薛士龍之說未復折衷於禹貢則知淞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淞江爲三江而九陽江乃出三江之外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是也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潁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一婦饋之卒投千金不報之義以酬七日不火之恩至今有李太白碑在焉

三論夾葦干

夾葦干宜興志無也惟宋進士單鶚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近抵其地始得聞其詳半在

宜興半在金壇。半在武進。東抵瀟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古人以泄長蕩湖之水以入瀟湖。泄瀟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於水勢甚便。自五堰既廢之後。而所謂夾亭干者。亦復湮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於橋名亦訛爲鴨嘴之呼。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爲鯀壅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鑄之言不誣。而今縣尹谷繼宗者。相與通議。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瀟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荆溪而震澤無害。鑄稱深利於三州。以予觀之。豈獨三州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於瀟湖之田戶。再奪於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三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

四論荆溪

宜興之水。爲溪者九。而荆溪正當縣治東西之間。按志稱中江出蕪湖之西。荆溪又受宣歙等數郡之水。流注震澤以入海。而西溪尤其要者。蓋中外諸水之會也。夫何近年以來。蘆葦壅其流。溪田擅其利。大非汪洋無畔之區。而牧民者又不能去害以就利。一遇大潦。輒復狂瀾。如之何其可也。若夫疏濬排決之責。則有司存。

五論百瀆

按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而勢亦殊。利盡

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志有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墟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訛。而況古之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衆流奔注之勢。遂於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有分域。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六論七十三瀆

按諸瀆界烏程長興之間。歧而視之。烏程三十有九。長興三十有四。總而論之。計七十有三。其畫圖所載名號。今古不同。訪之父老。亦鮮有知其詳者。初入其境。大者如溪河。小者如石澗。寨者如陸沈。通者如神瀆。湖塘。皆有桑麻蘆葦之類。以扼其流。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於疏濬。以積其弊。無怪乎儲之者有湖。而泄之者無瀆也。蓋浙西之水。皆從天目。天目據上游之地。而十二龍潭出焉。或時雨大至。四野奔流。其注廣德者。由四安以入方山清泉。其注餘杭者。由德清以合銅甌諸山。其注孝豐者。由廣苕以入小溪。浚之爲苕溪。射之爲霅川。苕之爲江子匯。皆自七十三瀆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必潰之勢。而今則有不能盡然者。是可嘆也。

七論長橋百洞

宋單子論吳江長橋爲三吳渚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吐納之勢。率由於此。爲其出淞江以入海故也。蓋自唐刺史王仲舒先築石堤。以順牽挽。至宋慶歷間。邑宰李問始駕木以橋其上。又至泰定間。州判張均。參知政事馬思忽。郡守殷鵬翼輩。白諸丞相答剌罕。遂捐萬緡爲首倡。而士民皆應者駢集。竟成鉅功。夫古人豈不知東流滔滔之勢。而故爲之障哉。障之所以節之。節之所以利之。非直爲美觀而已。吾蘇本爲水國。而非此障。則狂瀾倒矣。狂瀾倒而何有於浙西哉。吾嘗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無涯。牛馬莫辨。長橋河西南以上。皆納數郡之水。以備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過其半。大則瀆爲圩田。小則散爲草梗。居民比屋沃壤連疇。此治農者之所當患也。說者謂以東則泄至龐山。以東北則泄至同里。由此歸海。而不知淞江盤龍一曲。沮塞者多。先臣范文正公蓋嘗有行之者。而況此哉。爲今之計。去其泥沙。以伐其葦草。仍令佃之者經野分守。以時蕩滌。而后水有餘利。久無滔天壅積之患矣。

八論震澤

今之所謂太湖。古之所謂震澤也。書曰震澤底定。謂其振撼不定之勢。何以殺之。曰三江有所歸也。三江而上。有壩阜焉。昔也截其流。今也順其利。爲禹鑿之也。其利民也深。而民之飲其利也亦深。於是由三江以入海。自古皆然。而今三江僅通其一。所謂吳淞江者是也。其瀕湖之地皆卑。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何以乾封其沿海之地皆高。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何以潤澤。是故環湖者多水患。沿海者多旱。蓄無怪其然也。蘇湖常三郡皆隸太湖。而吾蘇獨常太湖之中。若一孟然。藏垢納污。何所不有。吾生長其

地。每有望洋之嘆。而亦不能無探源之心。按圖論之。中有七十二峯。襟帶三州。而夏屋仙宮。多出東西洞庭馬跡之上。其爲勝可取也。其爲害亦可慮也。上入而下自洩。西納而東自流。是故汎觀之。則有縱有橫。約取之。則有倫有要。其間有自石湖洩之者。有自鮎魚口洩之者。有自管瀆洩之者。有自小溪港洩之者。有自張家河洩之者。有自北車橋洩之者。有自漾湖溪洩之者。有自上瀆港洩之者。有自陸家浜洩之者。有自虎山橋洩之者。有自石家浜洩之者。有自南宮洩之者。有自蒯家涇洩之者。有自九曲江洩之者。有自后塘橋洩之者。有自梅梁溪洩之者。有自龍塘河洩之者。有自迎城山洩之者。有自菱湖港洩之者。有自太平橋洩之者。有自澤塘浜洩之者。有自灌瀆浜洩之者。有自和尙浜洩之者。有自長洛浜洩之者。有自王家漾洩之者。有自山涇港洩之者。有自渡水港洩之者。有自黃瀆港洩之者。有自後保河洩之者。此其大略也。其他支流餘裔。不可枚舉。而繪事者錯綜陳之。亦贅矣。是故舉此例彼。而具區爲數之大者。源流在焉。可忽乎哉。蓋太湖之水。本以瀦水。將以潤田。三州之田。將以利田。先以資水。通則百脈皆和。不通則百病皆至。此單子手足之喻。深爲有見。而或有不能盡如其意者。古今之勢異也。說者謂宜溧以上。西北之水。可入於蕪湖。而不可使注於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趨於盤龍。而不可使積於震澤。其道無他焉。曰疏之濬之。循其故也。故者以利爲本。



附錄主政姚文灝開浚七鴉浦記

吳淞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大司空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宏治九年。乃請於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疇。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鉅。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爲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云。